

游荡金三角茂密丛林 再现神秘雇佣兵悲壮命运



信 周以著

★ 猎人篇 ★

猎人突击队

你将进入一个真实的战场，加入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……

ATTACKERS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游荡金三角茂密丛林 再现神秘雇佣兵悲壮命运

信 周以著

★猎人篇★



猎人突击队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猎人突击队/信周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7.11

ISBN 978-7-80755-146-1

I. 猎… II. 信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59203 号

作 者:信周

选题策划:张国岚 甄煜飞

责任编辑:李 伟 兰小宁

责任校对:李 伟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050061

网上书店: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0311—88643242

销售热线: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0311—88643225

E-mail:hspul@163.com

印 刷: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字 数:465 千字 印 张:22

版 次:2008 年 2 月第 1 版

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755-146-1

定 价:32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第一回 军事演习

山岭。夜色降临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集团军。

一身作战迷彩、全副武装的武克超带领着突击小分队快速向“敌军”后方渗透。

这是一场没有预案的接近实战的对抗演习，以歼灭对方指挥中心为胜利标志。为此，师指挥部制定了“斩首行动”，派出一支侦察分队秘密潜入敌人后方，摸清蓝军指挥部的确切情况，力争歼灭，或是把情况传回指挥部，实施空中打击。武克超从三个排各抽调五名军事尖子，加上各排长共 19 人组成了突击小分队。

18 时，演习拉开预警。

到演习结束，侦察分队只有 48 个小时的时间到达潜伏地点，他们必须抓紧每分每秒，深入“敌后”。

在行进了 6 个多小时后，负责侦察的尖刀组突然向小分队发出信号，战士们迅速隐蔽。前面带队的排长向武克超报告，已经进入蓝军的严密封锁区，看样子很难通过。

武克超把三个排长叫到一起围成团，让战士用雨衣把周围挡起来，武克超借手电筒发出的微弱红光，看了一下地图，又看了看手表，指着地图：“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，6 个小时，我们行进了大约 40 公里的山路，行进速度还可以，让



狼人突击队



战士们抓紧时间休息半个小时。我带两个人去侦察一下，回来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。”

武克超来到前面，用远红外线夜视望远镜仔细观察情况。只见前方不远处有一条公路蜿蜒盘绕在半山腰，公路上停着一长串车队，除了装甲运兵车，新型坦克车，还有很多运输车辆，这里很可能是对方的集结地。巡逻兵警惕地来回巡视着，看样子要想穿过去恐怕不容易。

武克超仔细观察了一会儿，发现一公里外有座大桥，桥上不时有车灯闪过，武克超心生一计。

退回到突击分队隐蔽的地方，向排长们说出了他的行动计划：“我们向后退回两公里，然后从右面下去，那儿有一条河。我们野外训练的时候我观察过这条河的情况，河面虽宽，但水流不是很急，我们下到河里，顺河向下漂流，十多个人隐藏在河水里，敌人很难发现我们。顺流而下十公里就出了这座山，就可以通过蓝军的这道防线。”

“好办法，神不知鬼不觉就渗透到敌人的后方。”三排长赞同武克超的提议。

“但是有一个问题，秋后的河水很凉，现在又是深夜，河水最多四五度，如果长时间泡在冷水里，战士们会受不了的，严重的话还可能使人失去知觉，甚至昏迷。”

“我们的战士们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特种兵，这点考验一定能经受得住。”二排长很坚定地说。

“好吧，回头你们给各自的队员交代一下，下河前，三个人一组，用绳子串着拴一块儿，这样保险一点，一排长在最后，注意，一定不能让一个战士出现意外。”武克超特意叮嘱一排长。

突击分队来到河边，一排长让几个战士砍了一些松树枝，插在战士们的迷彩服上，这样，在水里看起来像是上游漂下来的散落树枝。

河水比想象的要凉，战士们刚急行军，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，突然下到冷水里，顿时透心凉，牙齿不住地打战，十多分钟后四肢就被冻得失去知觉，但他们仍然靠坚强的意志挺着。

在很多情况下，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双方智慧和武力的较量，但是具有坚强意志的一方，往往是最后的胜利者。

突击分队悄然地向蓝军后方漂去。在河里，战士们可以清楚地看见盘山路上行进的车辆和巡逻的士兵。

两个多小时后，河面突然变宽，水流也缓慢了很多，武克超示意战士们上岸，这时已经冻得快说不出话了。

爬上岸，战士们趴在地上，四肢几乎失去了知觉，只有大脑还保持着清醒。

武克超强打精神，清点人数，命令战士们赶快起来活动一下，把衣服的水拧干。

天已经开始放亮。战士们拿出压缩饼干补充了一下体力。武克超坐在旁边拿出地图，一边嚼着饼干，一边思考下一步的行动计划。



一个方案闪过武克超的脑海里，他招手把三个排长叫过来，指着地图分析：“我们现在有三条路可走，一是这条公路，这显然是行不通的，因为沿途有敌人很多哨卡；二是从这里上山，翻过这座大山，也可以插到蓝军后方，但这至少需要两天的时间，我们耗不起这个时间，我们必须在明天天黑前摸清蓝军指挥部的情况。第三个方案就是从这里过去——”

“可这里是沼泽地带，危机四伏，一不小心就会陷于绝境。”一排长担心地说。

“正因为这样，蓝军一定会疏于防范，我们在进行野外作战训练时也接触过沼泽地，如果仔细地探好路，还是有把握穿过去的。这块沼泽地大约有二十多公里宽，我估计半天多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穿过去。你们看怎么样？”

“好，只有这个方案可行。”排长们都同意了。

“就这样办，准备行动，三排长领两个人在前面探路，注意寻找水草茂密的地方走，一定要小心水草稀疏和水洼处。”武克超一再叮嘱三排长。

接近傍晚的时候，突击分队顺利穿过沼泽地带，所有队员都变成了泥人，每个人都累得抬不起脚来了。

武克超发现前面不远处是一片树林，悄悄对战士们说：“大家坚持一会儿，进入前面的树林里再休息。”然后带领突击分队向树林摸了过去。

进入树林后，前面的侦察兵突然发现树林深处有蓝军在活动。听到有情况，疲惫不堪的战士们立刻恢复了斗志，迅速进入战斗状态。

武克超示意一排长带两个人过去侦察一下。半小时后，一排长报告，是蓝军的一处后方补给站。看样子像刚吃过晚饭，因为在太后方，警戒不是很严，只有在外围有哨兵。

武克超想了一下，命令两个小组在外边警戒，他亲自带一个战斗小组摸进了补给站。

绕过外围的哨兵，武克超潜伏进了补给站里，在旁边有几辆油料车，从车底下爬过去，武克超发现不远处停着一辆战地指挥车，车旁边还有几座帐篷。帐篷里隐约地传出说话声。

武克超悄然无声地来到指挥车旁，车里没有人；他从后门上了车，然后轻轻地关上车门。迅速搜查一番，发现了一张物资供应记录，他把这张记录单抽出来，塞到口袋里藏好。

几分钟后，武克超从车里溜了出来，向队员们做了个撤退的手势。很快他们退到了树林边，然后带领突击分队快速移动到几公里外的一道沟渠旁停了下来。

武克超掏出记录单，对照着地图看了十多分钟，皱着眉头思考了一会儿，然后果断地说：“从蓝军物资调配的资料上分析，移动的指挥所应该是一个幌子，他们真正的师指挥部根本就没有在演习区域，而是在这里——这个叫小营的山村，离这大约还有一百二十多公里。”

“他们这不是违反演习规则吗？导演部为什么不制止他们？”一排长小声说。

“演习并没有规定指挥部必须要设在哪里，而且强调说要贴近实战。如果是



在战时，这里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地。我想这也是集团军首长有意对我们进行的考验。”

“连长，你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？”三排长问。

“空中打击肯定不行，会伤及无辜百姓。临行前团长命令我们，要根据实际情况，见机行事。看来‘斩首行动’必须由我们来完成。”

“那我们是否向指挥部汇报这个情报？”

“不行，我们的无线电一打开，立刻会暴露我们的行踪，蓝军的指挥部就会迅速转移，再想找到它就难了。”

武克超收好地图，看了一下表：“抓紧时间休息半个钟头，吃点东西。再有十多个小时我军就要发动进攻，演习就要开始了，一天内蓝军的指挥部不会有大的行动，所以我们要在明天下午赶到小营村。”

第二天下午，15时。武克超带领突击分队摸到了小营村对面的山坡上，队员们已经两天两夜没有休息，而且行军一百二十多公里，身体负荷已经达到极限。可一看到目标已经在眼前，战士们立即进入战斗状态。

小营村位于对面半山腰的悬崖下，只有十多户人家，与突击分队潜伏的这座山隔着一条几百米宽的大山沟，村里只有一条下山的路。周围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。

武克超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着村里的情况，心里想：“真他妈的绝了，选这么个好地方，在悬崖下，大炮、飞机都打不着它。”

武克超仔细地数着对方布置的岗哨，村前、村后以及对面的山顶都有固定哨，强攻肯定不行。他目测了一下山顶到村庄的垂直高度，大约四十米，一个大胆的行动计划在心里形成了。

“我布置一下战斗任务，二排长，你带领两个狙击手和两挺轻机枪，埋伏在这边的山坡上，三个小时后我带其他人迂回到对面山顶，在他们吃晚饭的时候发动进攻，你们看我发出的信号，在这边打掉他们的哨兵，那时的太阳光正好从这面斜照村子，他们看不清你们的具体情况，我们从上面攻进村子。门前停着几辆越野吉普车的那个院落，一定是指挥部，我带几个人攻击这里，一排长和三排长你们各带一个组攻击两边的警卫连。大家明白了吗？”

“明白！”

“好，行动！”

武克超带领突击分队绕过山沟，爬到对面的山顶，首先干掉了山顶的哨兵，然后带领突击队员从天而降，几分钟就解决了战斗，圆满完成了“斩首行动”。

演习导演指挥部裁定红方偷袭成功，打掉了蓝军的师指挥部，演习以红方的胜利而结束。

演习总结会上，武克超受到了集团军首长的表扬，团里还准备为他申报二等功。

随后参演部队相继回到各自的驻地。

第二回 祸起猜疑

为了这次军事演习，武克超所在的部队从三个月前就从驻地拉出去进行野外训练，加上参演的时间，他们已经快四个月没有回来了。

武克超回到连部刚坐下，留守的值班员就来了：“报告连长，您母亲来过好几次电话了，询问您什么时间回去？”

“我妈没有说什么事吗？”武克超问通信员。

“报告连长，没有。”

“嗯，还有……我爱人来电话没有？”武克超停了一下，接着又问通信员。

“报告连长，嫂子没有来电话。”

“好了，没事了，你回去吧。”通信员转身出了办公室。

武克超坐在椅子上沉思了一会儿，心想，这次的野外训练加上演习，自己有四五个月没有回家了，母亲一定是想自己了，回头先给母亲打个电话。

武克超所在部队的驻防在滨海市，但是离滨海的市区却有一百多公里。武克超的父亲是滨海市的副市长，一位副厅级干部，母亲是滨海市人事局副局长。父母本想让他在政界发展，但是对绿色军营的向往，准确地说应该是对军人风采的渴望，使他决意报考军校。

军事指挥学院毕业后，父母通过关系，把武克超调到本市的驻军来，想让他留在机关工作，但是他坚决要求到基层连队，认为机关不能满足自己的愿望。部队首长也发现武克超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，有意对他进行培养，就把他调到





了某团直属侦察连任排长。过硬的军事素质，超前的思维意识，再加上是指挥学院的高才生，一年时间，武克超就被任命为侦察连连长。

担任连长后，武克超想尽快提高自己各个方面的能力，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习训练中，没有考虑个人问题。但是母亲却想尽快让他成家，一个劲儿地为他介绍对象。母亲的打算是让武克超在部队混几年就赶快转业。让他在滨海先有个家，这样一来，就能让武克超尽快回到滨海来。

母亲请人给他介绍了一位中学教师，叫夏柳云。夏柳云的父母都是商业系统的一般职工，虽然与武克超有点门不当、户不对。但是人长得漂亮，聪明伶俐，活泼大方。武克超扭不过母亲，与夏柳云来往了几次，逐渐喜欢上了夏柳云，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，俩人就确定了关系。

俩人订婚后，母亲就通过关系把夏柳云调到了档案局工作，成了机关工作人员。

现在已经结婚一年多，武克超忙于军事训练，俩人是聚少离多，到现在也没有孩子。

母亲在市政府家属大院里给他们搞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，虽然是旧房，请人装修了一下，还算过得去。与父母的房子虽然同在一个大院里，但离得比较远，因为武克超不在家，平时夏柳云都是在武克超父母这边吃饭，只有晚上才回到他们的小家睡觉。

武克超回到连部办公室，拿起电话，接通了母亲的电话，没响几下就通了：“你好，哪位？”

“妈，是我。”

“小超啊……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这么长时间也不给妈来个电话！”

“我们在野外搞训练，不方便打电话，今天演习结束了，刚回到驻地，这不马上给您打电话了嘛！”

“你什么时候回家来？”

“我尽快把演习的总结报告写出来，如果没有什么事，我周末就回趟家。”

“好啊，妈在家等你，云云有没有给你打电话啊？”

“没有啊，好长时间没有来过电话了，是不是有事啊？妈……”

“没事，云云最近经常不回来吃饭，也许是到她妈那儿去了。”

“好了，妈，我回家再说吧。”

“好，妈做好你爱吃的等你。”

“再见，妈。”

武克超扣下电话，心里总觉得不对劲，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“想什么呢？克超。”指导员欧阳奋进走了进来，看见武克超紧皱眉头的样子，开起了玩笑，“是不是想媳妇了？哈哈……”

“没有……啊……刚才我妈来电话，让我回家看看。”武克超忙着解释。

“是应该回家看看了，我要是家在滨海，一个星期回去三趟。”

“我看你才是个媳妇迷，哈哈……”武克超的心情也舒畅了起来。

“你抽空回家看看，这里有我盯着。”欧阳认真地对武克超说。

星期六起床后，武克超安排了一下工作，开了一辆北京 212 回到了滨海市。

十点多钟回到家，只有妈妈和保姆在家。妈妈看着武克超黑黑的样子，一脸的心疼：“你看你都成什么样了，晒得黑黑的，不过人倒是挺精神的。”

“黑是健康的表现，怎么没有看见我爸？”

“你爸到省里开会去了，最近几天不回来。你先去洗个澡，换身衣服，等会儿就吃饭。”

武克超收拾好，从房间出来，已经快十一点了。

“小云怎么没有回来？”他问妈妈。

“没有啊……你没有给她打电话吗？”

“那边家里没有安电话，给她单位打又不方便，所以就没给她打电话……我去看一下，找找她。”几个月没有回家，武克超是想给老婆一个惊喜。

武克超先到自己的小家看了一下，没人。他又出去买了些东西，开着车去了岳父家。

没想到岳父家还是没有找到夏柳云，武克超越想越感到不对劲儿。便找了个公用电话打给老妈，撒谎说遇到几位同学，不回家吃饭了。

武克超直接回了自己的家等夏柳云。

一直等到晚上 10 点多钟，武克超站在阳台上，看见楼下开过来一辆小轿车，车里出来一个人，正是自己的老婆夏柳云。只见她下车后又热情地向车里摆了摆手，车很快开走了，夏柳云转身进了楼道。

还没有开门，武克超就听到了门外夏柳云高兴地哼着歌曲。他感觉心里像有座火山就要爆发，他强压着火，告诉自己要冷静。

夏柳云打开门，正奇怪家里的灯怎么亮着，突然看见坐在沙发上的武克超，高兴地跳了起来：“啊……小超……你回来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武克超冷冷地看着夏柳云：“你干什么去了？怎么一天时间都不见人？”

夏柳云感到有些不对劲，她看到武克超冷漠的表情，急忙解释：“昨天有个同事一起约好逛街，逛累了就在外面吃了点东西，下午遇到了一个朋友，请我们去吃饭，然后去舞厅玩了一下。你回来也不来个电话，我也不知道你要回来，平时家里总是只有我一个人，怕回来又无聊，就回来得晚了点。”

“那个开车的是什么人？”武克超冷冷地问。

夏柳云知道武克超一定是误会自己了，现在怎么解释他都不会听进去：“一个朋友，你放心，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不要把我想象成什么人。”

“我看不像普通朋友吧？”武克超的话语里带着怀疑。

夏柳云委屈地哭了起来：“你几个月不回来，我晚上都是一个人在家里，有时候觉得太寂寞，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什么，就出去玩了这一次，被你碰巧遇到了，你怎么能无缘无故地怀疑我？”

武克超嘴上不说，心里却想事情不会这么简单。他一句话不说，到卧室蒙头





就睡。俩人打了一个晚上的冷战。

第二天起来后，怕母亲看出什么，俩人很早就过去吃饭。当着妈的面，还要装得很亲热的样子，但是两个人的心里都在想着各自的心事。

吃过午饭后，武克超就匆匆赶回了驻地。

回到部队后，武克超一直心事重重，好像变了一个人。时常无端地发脾气。没事的时候，一个人关在屋里沉思，原来活泼开朗武克超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了，战士们突然发现连长变了很多。

指导员也感觉有些不对，指导员虽然仅比武克超大一点，却总是以老大哥的身份关心他：“克超，你最近情绪有些不对，心里一定藏着什么事？说出来听听。”

“没有，真的没有，就是有点累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”武克超守口如瓶，他心里想这种事情怎么对别人讲，他想知道那个开轿车的人是谁？

“不会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吧？原来好好的，回家一趟就变了，克超，我们是兄弟，有什么事可不能瞒着大哥。”武克超越是不说，指导员越是有些担心。

“真的没事，”武克超强装出一副笑脸，龇牙咧嘴地对着指导员做了个鬼脸，“我这样是不是就没事了？”

“好好……没事就好，我走了，你好好休息一下。”指导员说着走出了连部。

武克超越想越睡不着觉，心里总是憋着一股劲，琢磨着一定回去把事情搞清楚。

第三回 花花公子

那天晚上开车送夏柳云回家的人叫黄天程。滨海市委副书记黄智铭的宝贝儿子，这小子今年刚二十出头，平时什么事情也不做，笼络了几个臭味相投的弟兄，只知道吃喝玩乐，游手好闲，是个地地道道的花花公子。

黄智铭是个好官，却管不好自己的家务事，有惧内的毛病。在外边说一不二，在家却听老婆的话，被老婆管得服服帖帖。

黄智铭在青城县干了五年的县长，后来被任命为县委书记，又干了五年，因为业绩突出进了滨海市常委，前年被提拔到滨海任市委副书记。

黄智铭的夫人，原来是青城接待办公室的副主任，这是个闲差，平时很少去上班，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儿子身上。生儿子时难产，大人孩子差点都没命，好不容易抢救过来，所以从小就对儿子特别溺爱。

随着黄天程的长大，黄智铭的夫人对儿子愈来愈溺爱，不管儿子惹出了什么事情，她都亲自出面给解决了，宝贝儿子在外边与人发生矛盾，她都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，不顾一切地维护儿子。

从儿子上小学起，只要受一点委屈，她立刻到学校找校长，县长的夫人，哪个老师惹得起？没有一个老师敢管教她儿子，任由黄天程调皮捣乱。黄天程在学校里总是变着法地捉弄同学，并且以此取乐，同学们都躲着这个小霸王，没人敢惹他。





中学毕业，黄天程没有考上大学，黄智铭的夫人就把他送到了滨海艺校。因为艺校毕业生也是干部身份，便于安排工作。许多领导的孩子，学习差，考不上大学的，都喜欢送到这里混上几年，然后再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单位。而这些公子哥们也喜欢来艺校，因为这里漂亮女孩多。

黄天程来艺校后，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纠集了几个相同身份的孩子，经常在一起是打架斗殴寻求刺激。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追漂亮女同学，三天两头换人，出了名的花花公子。上艺校不到半年，就做了一件轰动全校的事情。

黄天程喜欢上了其他班的一个漂亮女孩，女孩已经名花有主了，霸道惯了的黄天程找对方打架，这是在滨海不是青城，人家不吃他这一套，找几个人把他狠揍了一顿。

黄天程哪里受过这种委屈，他立刻打电话告诉了老妈。想不到他老妈竟然让青城公安局的警察开着三辆警车，到学校来抓打他儿子的学生。

那天校长正在开教务会，听到有警车鸣着警笛来到学校，以为发生了什么事，赶紧跑出来问原因。当知道是两个班的同学打架，而且是黄天程的母亲让公安局的人来处理，校长气坏了，没有跟学校打招呼，就随便到学校抓人，仅仅是因为同学之间打架，二话没说把青城公安局的人赶出了学校。这件事在社会传得很广，影响也很坏。都说公安局是给黄天程家里开的。后来这件事被黄智铭知道了，把他夫人和儿子大骂了一场。

黄智铭告诉他夫人：“不能再这样护着儿子，你这样不但害了儿子，而且会连我也一起害了。你去听听群众说什么，儿子都被你宠成花花公子了。”

“我不护着儿子难道还让人家随便打吗？你只知道忙你的工作，你什么时候操心过儿子的事，现在反而来说我不对。”黄智铭拿他夫人没有办法。

黄智铭被提拔担任滨海市委副书记，他夫人和儿子都一起搬到了滨海。黄天程到滨海后不久，不但没有收敛，反而变本加厉，结交了外号叫猴精、老刀、杜六的几个狐朋狗友，经常跟随他吃喝玩乐。无事可做时，便把追女孩子玩当成最大的乐子。

几个月前，黄天程在市府家属大院里遇到了夏柳云，立刻被她的美貌吸引住了，想不到大院里竟然有如此漂亮的女人，模样、身材还有气质，没有一样不让黄天程垂涎三尺。

黄天程感到奇怪，以前怎么没有发现这个漂亮的女孩？他的魂被夏柳云勾去了，他发誓一定要搞到这个女人。

他很快就打听出了夏柳云的情况。知道夏柳云已经结婚，爱人是军人，而且她公爹是副市长后，让他难受了好几天。夏柳云的身份让他感到难办，使黄天程不敢轻易下手。但是色胆包天，他绝不甘心这么漂亮的女人得不到。

黄天程学习不好，但在追女人方面却是天才，鬼点子特别多。他知道想要玩夏柳云这样的人需要特别小心，否则偷鸡不成还会惹火烧身。他让几个小兄弟仔细调查夏柳云的情况，他要制订一套进攻计划。

很快，他发现夏柳云有一个叫刘佳的同事，是一个好玩的女孩，他找准机

会，约刘佳出来吃饭，刘佳做梦也没有想到黄书记的公子会请自己吃饭，兴奋了很长时间，她哪里知道黄天程的目的，她只是黄天程达到目的的一枚棋子，黄天程与她玩乐，是搂草打兔子，捎带的。没有几天就把这个女孩搞到手，领着她到酒店舞厅吃喝玩乐。混得熟了以后，黄天程就让刘佳约夏柳云出来玩。

羡慕虚荣的她，能攀上黄天程这个靠山，自然对黄天程言听计从。

武克超回家的那次，就是黄天程安排的。他让刘佳约夏柳云出来玩，上午她们逛街，下午再“巧遇”黄天程，一起去吃饭，随后到舞厅玩到十点多，夏柳云从未在外边玩得这么晚，坚持要回家，黄天程只好把她送了回来。

夏柳云虽然是个很正派的女孩，但是对娱乐活动也感到刺激和好奇。跟着黄天程他们玩过几次后，逐渐喜欢上了灯红酒绿的场所。感觉自己以前的生活真的是枯燥无味，特别是武克超不在身边，自己除了看电视，没有一点事情可做。被刘佳他们拉着去了几次迪厅后，很快就喜欢上了蹦迪，那种激情她以前从未体验过。

黄天程设好计划，一步一步地在引诱夏柳云，先是吃饭，再是去迪厅，玩过几次后，就开家庭舞会。带她去郊外的一栋别墅里参加派对。他们当着夏柳云的面跳最流行的贴面舞，夏柳云对这种舞难以接受，坚决不同意跳这样的舞。

过了两个多月，黄天程一直没能得手，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情，让他心里痒痒的难受，自己看上的女人，没有一个可以逃脱。越是得不到，吸引力就越大。这个夏柳云让黄天程寝食难安，对她却又不敢来硬的。

这一天，黄天程和老刀、杜六、猴精几个一起在市府招待所的餐厅里喝酒，他不住地叹气。

老刀问黄天程：“大哥你还能有什么难事啊？”

“妈的，还不是为了夏柳云那个小娘们儿，老子费尽心机就是搞不到手。”黄天程恨恨地说。

“大哥要不要我们帮你，给她来个霸王硬上弓不就得了，还用费什么劲儿。”外号老刀的家伙是个愣头青，但做事却心狠手辣，一直给黄天程充当打手，干了不少坏事。

“你知道个屁，她男人是个军官，公爹是副市长，你以为她那么好惹。不小心把她惹急了，够你小子受的。”黄天程恨恨地说。

“那……既然如此大哥还是算了吧……”杜六低着头小声说。

“可那小娘们儿真的是太吸引人了，搞不到手心里就痒得难受，再说哥们儿看上的女人没有一个能逃过，这事让人知道了还不笑话咱们。”黄天程心有不甘。

“我有个主意，保证大哥能手到擒来……”猴精卖着关子，黄天程眼一横，猴精赶紧说：“咱们把她诳到郊外，给她来点迷奸药，不就可以解决了！”

这个“猴精”真名叫陈浩哲，就因为特别机灵，脑子一转就能想出办法，所以外号叫猴精，瘦弱的身体，戴一副无边眼镜，总用细长的烟嘴叼着烟，是一个吃人饭不拉人屎的家伙，满脑子的馊主意，深得黄天程的器重。

“好办法，你小子鬼点子挺多啊。”黄天程立刻来了精神，“这个周末就办，



还是去山上干部疗养院的那个别墅，让刘佳把她约出来，另外你们再找二个女孩，人多了不会让她起疑心，哈哈……”黄天程感觉好像已经把夏柳云搂在了怀里。

第四回 惹出事端

侦察连驻地的操场上，官兵们正在跑着一万米，这是他们每天的必修课。武克超双腿绑着沙袋，跑在前面，他已经超过了其他人快一圈了。战士们都在纳闷，连长怎么这么玩命地跑？

没人知道武克超心里窝着的火，这几天他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把内心的压抑释放出来。这种事情无法对别人讲的，只有自己默默忍受着痛苦的折磨。

武克超一直在想，无论如何要把事情搞清楚，如果是自己多心而冤枉了老婆，就向老婆赔礼道歉，要是小云真的做出对不住自己的事情，也决不会轻饶了他们。周末一定回去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。

星期六凌晨3点多钟，武克超起床换上便衣，拿上他的高倍望远镜，开着那辆212吉普车回了滨海。

天刚放亮，武克超就赶到了市府家属大院，门卫见是挂着军牌的小车，没敢询问，直接把车放了进去。

市府家属院的各楼之间的间隔很宽，都有绿化带。武克超把车停到不被人注意的树后，远远地可以看见自己楼道的出口。

大院里的人逐渐多了起来，一些退休的老干部们开始在大院里晨练。武克超看见了母亲和十多位老人，在不远处的小花园里打太极拳，他本能地把身体压低了一下。

九点多钟，武克超看见妻子从楼道里出来，身边还有个女孩子，俩人挎着手





臂，显得很亲热。

武克超觉得女孩挺眼熟，但记不得在什么地方见过，好像是在自己的婚礼上，是妻子的同事。因为不常回来，妻子单位的同事他大多不认识。

看着俩人渐渐远去，武克超才发动车子，远远地跟了过去。想到跟踪自己的老婆，武克超突然感觉有些悲哀。

武克超有种直觉，今天要发生什么事。他总是很信任自己的直觉，这是特殊训练的结果，用直觉去判断未知的事情，准确率往往超出理性的推断。

夏柳云与同事有说有笑的逛着街，即便不买东西，遇到商店就进去转一圈，她绝对没有想到，自己的丈夫在后面正跟着自己，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。

这段时间夏柳云也感觉很后悔，几个月没有见克超了，他好不容易回趟家，自己却跑出去玩了一天，惹得克超生气，也没能解释清楚，他心里不定在想什么？

这件事把夏柳云搞得也是闷闷不乐，计划去看克超，他们在深山里的驻地，没有公共汽车通行，进出都很不方便，只能等机会随部队的车进去。她决定过段时间，请几天假去向克超解释一下。

今天是周末，夏柳云一个人在家里无事可做，刘佳来了。

昨天下班后，黄天程就开车把刘佳拉出去玩了一个晚上，黄天程让刘佳务必把夏柳云约出来，中午的时候他会在政府招待所等她们。

夏柳云听到敲门声，见是刘佳，赶紧把她拉进家里。

“夏姐，干吗把自己关在家里，小心闷出病来，我陪你去逛商店吧。”刘佳进门就对夏柳云说。

夏柳云与刘佳虽同在档案局工作，但俩人不在一个科室，并没有太多的交往。前不久，刘佳突然主动与夏柳云来往起来，一来二去，俩人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因为夏柳云经常一个人孤单寂寞，真的希望有人找自己聊天。但她想不到刘佳接近她是黄天程安排的。

夏柳云正在考虑今天怎么过，想不到刘佳来了，有人陪着逛商店当然是最好了，高兴地对刘佳说：“我正愁今天做什么呢？你来的可真是时候，等我一会儿，我收拾一下，马上就走。”

女人把逛街当作享受，真的是一点不错，而且也不感到累，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，俩人从一个商店出来。刘佳看了一下表，发现时间差不多了，就对夏柳云说：“夏姐，我有点饿了，咱们去吃点东西吧。”

“吃什么？要不我们到小吃摊随便吃点。”夏柳云也感觉饿了。

“那可不行，我请客，我们去市府招待所吧。”刘佳拉着夏柳云上了一辆出租汽车，直奔市区迎宾路的市府招待所。

黄天程是市府招待所里的常客，因为在这里吃喝不用掏腰包，过一段时间，他就让老爸的秘书来签一下字，所有的消费都挂到市委的接待账上。此时的黄天程已经在招待所里，专等着夏柳云她们到来。

武克超也开车进了招待所，一眼就发现了餐厅门前的那辆轿车，那晚送夏柳